

会员专供 注意保存

风景工作参考

主办单位：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总第241期)

本 期 要 目

- 获利变难 景区遭遇门票经济转型阵痛
- 旅游资源屡遭破坏 景区环境质量下降问题突出
- 峨眉山票务预订总量控制分时限流新政出台
- 祁连山国家公园传统牧区的“转场路”
- 别扎堆奔向世界遗产，那里没有“诗与远方”
- 把“低头哭泣”的时间用来积极行动
- “过度旅游”困境中的布拉格

2019年9月15日

(所载内容不代表本刊观点)

目 录

热点关注

获利变难 景区遭遇门票经济转型阵痛	-----3
旅游资源屡遭破坏 景区环境质量下降问题突出	-----6

新闻摘要

峨眉山票务预订总量控制分时限流新政出台	-----10
---------------------	---------

社会纵横

祁连山国家公园传统牧区的“转场路”	-----11
泛滥的古镇，生于文化，死于文化	-----18

时事评论

别扎堆奔向世界遗产，那里没有“诗与远方”	-----21
对智慧旅游的重新思考	-----23

世界遗产

把“低头哭泣”的时间用来积极行动	-----27
------------------	---------

环球博览

“过度旅游”困境中的布拉格	-----29
开越野车在国家公园“兜圈”被罚	-----31

获利变难 景区遭遇门票经济转型阵痛

【北京商报2019年8月30日】在今年上半年，对于一些传统景区来说，可谓是步入了利润的下行通道。近日，《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包括桂林旅游、丽江旅游等多家传统景区上市公司净利润均出现下滑，这其中与景区门票价格下降有很大关系。据了解，一些传统景区门票收入占到景区总营收的近一半，而这种“旱涝保收”的模式如今正在受到挑战。今年3月底，国家发改委还发出《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要求更大范围推进重点国有景区门票降价。8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中再次提出“继续推动国有景区门票降价”。在此情况下，不少景区门票收入纷纷下降。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很多景区虽然开设有餐饮、酒店等业务，但是这些板块收入尚不足以支撑景区整体收入，很多景区还处于依赖门票经济的状态。如今门票价格下调，虽然有利于倒逼传统景区加速转型，但就目前看来，不少景区摆脱门票经济仍需时日，眼下传统景区正在经历转型的阵痛。

受制门票收入下降

不少景区亮出的今年上半年成绩单中，都可以在净利润一栏中发现“下降”的数字。在桂林旅游、丽江旅游、黄山旅游发布的上半年财报中，净利润均出现下滑。此外，张家界虽然并未发布上半年年报，但在近日发布的上半年预报中也提示了预计净利润下降。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半年报中，均提到了受景区门票价格下降影响的因素。

根据桂林旅游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净利润为992万元，相比2018年上半年的2930万元下降66.16%，财报还指出，受持续降雨、景区门票价格下降、公司成本费用上升等影响，营业利润165.67万元，同比下降94.46%。

受制景区门票及相关索道收入下降，丽江旅游的营收、净利均出现了下滑。据丽江旅游财报显示，2019年上半年，公司营收为3.18亿元，同比下降

7.07%，净利润为9804万元，更是同比下降了17.53%。在该公司财报中，还直接给出了业绩下滑的原因，其中便包含主营业务索道运输。据了解，在丽江旅游业务构成中，与门票直接相关的索道运输业务占比达到49.89%，而今年上半年，该项营收直接下滑22.43%。据悉，在去年门票降价的改革潮中，丽江旅游下调了包括玉龙雪山景区门票以及相关的玉龙雪山景区大索道、云杉坪索道、牦牛坪索道的票价。而在今年的成绩单中，丽江旅游备受冲击。

此外，黄山旅游也在财报中指出，上半年经营受到行业竞争加剧、门票价格下调等不利因素影响。据黄山旅游2019年上半年财报指出，其园林开发业务收入为1.01亿元，同比减少4.83%。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兴斌分析指出，一些景区业绩的下降，与门票经济有很大关系。虽然这些景区门票调整后，游客人数出现了上涨，但是目前来看，国内很多传统景区还是没有摆脱对门票经济的依赖。

经历转型阵痛

“坐着收钱”这一商业模式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新政下，传统景区正在经历转型的阵痛。2018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 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随后不少国有景区在去年“十一”前纷纷下调门票价格；今年3月底，国家发改委又发出《关于持续深入推进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工作的通知》，要求更大范围推进重点国有景区门票降价。在此情况下，多地景区门票又调整“园中园”的收费模式。

据了解，丽江旅游在下调门票、索道等一系列业务价格后，试图以印象演出、餐饮、酒店等业务收入进行弥补。虽然游客人数有所上涨，不过其带动的演出、酒店、餐饮等板块的营收并不足以弥补门票及索道价格下调带来的影响。根据丽江旅游2019年上半年财报显示，丽江旅游三条索道共计接待游客210.17万人次，同比增长21.92%，在游客人数增长的同时，也给演出带来了收益，其印象演出收益更是直接增加2500万元，由原来14.83%的营收占比提高到目前的23.85%，不过，这并不足以抵消索道运输收入下降5000万元的损失。此外，丽江旅游餐饮、酒店的营收也没有因为游客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相反餐饮还出现了下降。

业内人士指出，过去景区依赖门票收入，或者通过游客直接入园，以缆车运输的形式获取利润，这种模式相对简单粗暴，但获利也最为直接。在门票价格下行新趋势下，景区不得已向其他业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餐饮、住宿等均有较高的营业成本，在人力成本不断上涨下，这些传统景区获利比以往更难。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表示，门票价格下降影响到业绩，说明景区收费模式还存在调整的空间。景区在转型的路上，肯定会经历阵痛，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传统景区意识不到转型，最终等待它们的的就是淘汰。

摆脱门票经济仍需时日

阵痛要经历多久，成为很多景区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谈到景区转型，黄山旅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去年黄山门票价格从230元调整至190元，门票收入虽然下降，但是实际游览人数略有增长。黄山旅游旗下还包含旅行社、酒店、餐饮等多个板块，未来将通过这些收入来弥补门票收入的下降。该负责人还表示，门票收入给予黄山旅游业绩的影响应该也就是一年左右，到明年再看同比，将不会出现下降的趋势。

王兴斌指出，传统景区多元化经营，摆脱门票经济，从长远来看是趋势，但是具体到每个景区的情况不同，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景区扩大综合收入，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很多景区有环保的限制，内部是不允许开宾馆的，尤其是山岳型的，这就需要在经营手段上另想办法，甚至可以考虑在景区周边增扩休闲度假的区域，延长过夜消费，或者利用景区IP打造纪念品等销售延伸性消费。

业内人士指出，此前也曾有风景区依托山地地形，开发建设体验型主题公园的项目。据了解，2015年开业的梦幻奥陶纪主题公园是位于重庆市万盛区黑山-石林景区的项目，开业之后，游客络绎不绝，甚至一度成为“网红”景点。吴丽云指出，景区转型，还是要更加贴合市场，尤其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喜欢体验式的度假方式。

王兴斌还表示，引导景区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像增加过夜消费、投资酒店等，需要有一定投资周期，目前看来，景区转型还要经历长时间的阵痛。

（记者：关子辰）

旅游资源屡遭破坏 景区环境质量下降问题突出

【法制日报2019年8月28日】最近，一个越野车队辗转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的网络视频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从视频内容来看，越野车在草原上快速转弯，所经之处，泥草飞溅。草地被碾出多条沟槽，植被遭严重破坏。

8月10日，北京洪坦汽车订制改装中心总经理李彬就此事道歉，对视频中的涉事员工邵某予以开除，并称今后每年将在多伦县义务植树10亩以上。与邵某同行的4名越野车司机，迫于舆论压力，主动归案，接受罚款、恢复植被、公开道歉等处理。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资源保护问题日益突出，立法、执法等问题也随之凸显。

有专家告诉记者，原国家旅游局于2007年9月4日发布的《旅游资源保护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第22条规定，对于破坏旅游资源的行为，由资源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对行为主体予以教育、批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根据法律、法规，协同有关部门作出相应处罚。不过，《暂行办法》条款过于简单，对破坏旅游资源行为的处罚十分模糊。而且，《暂行办法》作为部门规章，层级过低，建议有关部门加快制定旅游资源保护法。

旅游资源频遭破坏 景区环境日益下降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资源遭破坏、旅游区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日益突出。

2017年8月，一组名为“八达岭长城遭刻字”的照片在微博流传。有网友认为，刻字行为“既没礼貌也没素质”。更有网友要求，“必须重罚、依法追责”。记者采访发现，长城遭刻字已经不是新鲜事。北京的慕田峪长城也曾出现刻字涂鸦者，其中不乏外籍游客。

早在1961年，八达岭长城就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八达岭长城景区工作人员称，由于游客量巨大，而工作人员数量有限，很难发现所有游客的不文明行为。如果发现有人毁坏城砖，可以向周围的工

作人员、公安人员等反映情况，或者拨打投诉电话。

2018年8月，一段游客破坏丹霞地貌的炫耀视频引起关注。视频中共有4名游客，称“不是说踩一脚需要60年恢复，我们不知道踩了多少脚”。在舆论压力下，4人最后主动向公安机关自首。

在丹霞地貌踩踏事件发生后几天，又有几名游客在甘肃文县天池景区内戏水游泳并发抖音炫耀，再次引爆舆论。

2017年5月，一名游客因怀疑贵州龙洞景区景物是人工做成，竟用脚踢方式，将一根生长了上亿年的小石钟乳踢断，被监控全程记录。

今年5月，山东临沂警方发布消息称，境内某景区一块上百万年才形成的“比翼鸟”钟乳石，遭3名游客暴力破坏。目前掰断并偷走钟乳石的3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到案。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其中一只鸟的形状已经被全部破坏，“基本没有恢复的可能”。

8月，湖北宜昌太清洞“白玉寝宫”景点附近，一名男子在护栏外，尝试掰断下方钟乳石，掰了一会没成功又爬上楼梯扶手，硬生生掰断钟乳石，递给两名女同伴。这几名游客还将近10块钟乳石装入袋子试图带出景区。景区工作人员拦下他们，并迅速报警。

实施联动惩戒机制 全面保障文明出游

游客破坏旅游资源，将面临怎样的处罚？

对于在长城上随意涂鸦刻字的行为，北京律师肖东平认为，由于这种行为比较普遍，且个案造成的影响较小，在认定是否给文物造成灭失、损毁时举证较难，因此处罚也比较困难。

对于破坏钟乳石的行为，办案人员告诉记者，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即便是10日拘留、500元罚款的顶格处罚，也有些隔靴搔痒。而前述那名在甘肃文县天池景区内游泳的游客，仅被要求书面道歉和做出保证。

近年来，旅游人数逐渐增多。据官方统计，2018年，我国旅游人数达到55.39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10.8%；出入境旅游总人数2.91亿人次，同比增长7.8%。虽然目前游客的文明素养普遍有所提升，但仍然有部分游客没有保护国家文物、爱护景区的意识，导致破坏旅游资源的行为频现。

有专家认为，不文明行为差别很大，有的需要法律强制手段，有的则需要道德引导，相关部门应该对不文明现象进行梳理分类，有针对性地进行处

理。

2018年9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一批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3名游客被列入“黑名单”。其中，河北游客王某、张某在马来西亚水上清真寺的矮墙上跳热舞，违反了当地宗教禁忌，引起当地社会不良反响，有损中国游客的文明形象；湖北游客彭某在大理市游玩的过程中用儿童玩具击伤红嘴鸥，造成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根据相关规定，经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评审委员会审定，3名游客纳入旅游不文明游客记录期限均为3年。截至目前，共有35人被纳入旅游“黑名单”。

2019年，国家旅游部门出台行业规范，引导国人文明旅游，进一步明确了游客“不文明行为”，严重违规者将被纳入记录，有可能影响信贷、出国等。在《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中，确定将游客九类行为纳入“黑名单”，其中“损毁、破坏旅游目的地文物古迹；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都名列其中。

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都表示，旅游文明是一项系统工程，仅靠游客个人的文明出游不能造就文明气象，还需要景区和政府各相关部门监督，每一环都不能掉链子。

呼唤出台专门法律 有效保护旅游资源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世界旅游组织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出台了一系列国际文件，包括《旅游权利议案》（1985）、《旅行者守则》（1985）、《海牙旅游宣言》（1989）、《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可持续旅游发展行动规划》（1995）等等。这些文件为开展旅游资源与环境保护提供了依据，也促使各国加快对旅游资源实施立法保护。

2013年10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开始实施。作为旅游产业的高位阶法，《旅游法》提出了对旅游环境依法保护的原则和总体要求，对各旅游法规之间的衔接作出原则性规定，指导各地方法规的修订与完善。因此，很多人对《旅游法》在旅游资源的保护上寄予厚望。

据统计，《旅游法》全文共112条12000多字，涉及旅游设施、资源及旅游者三方面的环境保护规定总和约为7%，其中环保设施要求占1.8%，资源保护和游客行为规范分别为2.7%左右。然而，在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规

定,《旅游法》缺乏可操作的处罚条款,无法有效凸显其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四川成都某景区负责人杨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旅游法》未明确执法主体,不够细化,管理起来有难度。遇到不文明的行为,他们只能制止。

“无论是《旅游法》,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没有说谁来处罚,损毁到什么程度处罚多少。”

由于我国专门针对旅游资源保护的法律尚未出台,目前执法的依据主要有《风景名胜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森林公园管理办法》等等。此外,在《环境保护法》《城市规划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地质遗迹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中也有部分相关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条款,刻划、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或者损毁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的,由公安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此外,《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刻画、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风景名胜区条例》第44条规定:在景物、设施上刻划、涂污或者在风景名胜区内乱扔垃圾的,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责令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处50元的罚款;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湖南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官员认为,上述法律法规,分别对应不同的管理部门。这些管理部门职责交叉并且缺乏调节机制,分权体制问题突出,使得管理难以实施。“事实上,建立科学完善的管理体制,才是有效保护管理旅游资源的重要措施。”

江西南昌一景区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一些当场被抓住现行的恶意破坏旅游资源或公共设施的行为,保安人员对其最重的处罚就是将破坏者送到当地派出所。“尽管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早已写入刑法,在理论上无论是造成

名胜古迹严重损坏，还是造成恶劣影响的以及抗拒他人制止的，都达到了入罪的门槛。但在实际中，对于破坏景区的刑事追责，却形同虚设。”

有专家对我国旅游资源保护进行了分析，认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一是立法的滞后和不完善，主要表现在缺乏专门的旅游资源保护法，针对少数民族文化旅游、温泉旅游、生态旅游等专项旅游资源的保护方面存在立法空白；二是已有的法律法规存在交叉重叠，可操作性和技术性较差，而条块分割和多头管理，造成政策法规实施中权限不清、责任不明晰；三是处罚力度不够，人们破坏资源获取的利益远大于接受处罚的损失，导致法律本身无法起到保护资源的作用。

（记者：王阳）

新闻摘要

峨眉山票务预订总量控制 分时限流新政出台

【中国网2019年9月13日】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9月12日发布《关于推行全网票务预订和2019年国庆黄金周实行限流的通告》（以下简称《公告》）。《公告》指出，2019年10月1日起，正式推行全网票务预订。此外，2019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峨眉山将实行总量控制和分时限流。

峨眉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在公告中表示，此举是为了提升广大游客游览体验感和舒适度；实行总量控制和分时限流，则是为了鼓励错峰游览、健康出行。

《公告》显示，全网票务预订将设立试运营时间，即从2019年9月25日至2019年9月30日，10月1日起，全网票务预订正式推行。中外游客可以通过峨眉山识途旅游网官方网站及微信平台、景区扫码购、携程、驴妈妈、美团、去哪儿、同程、途牛等网络平台提前预约订票。

景区还推出了优惠门票。2019年9月25日-2019年12月31日，通过网络预订半价及以上门票的游客，均可一次性享受5元/人优惠。

此外，《公告》还明确规定享受特殊优待的英模、劳模、现役军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可到景区综合服务窗口办理特殊票种。

在总量控制方面，峨眉山景区设立如下目标：单日游客限量为31500人。每日游客总量达到控制限额后，停止销售景区门票。同时，确定了分时限流措施：上行雷洞坪的观光车单日载客限量为20000人，其中5:00-8:00限量10000人，8:00-10:00限量5000人，10:00-16:00限量5000人。

分析人士认为，峨眉山景区此举出台，将成为近期5A景区改进营运方式，整顿旅游秩序，提升游客体验感，最大限度减少游客排队痛点，提高服务水平的新样板。同时，也给游客推荐多种游览线路，实现控量限流但不限游，鼓励游客体验景区的多个景点多重资源。

（伍策、元月）

社会纵横

祁连山国家公园传统牧区的“转场路”

【澎湃新闻2019年9月9日】野牛沟乡边麻村，距离青海省祁连县城50公里。途径这里的唯一一条公路是省道S215，又称“二尕公路”，从青海湖畔的尕海一路向西北延伸，到达海拔4300米的祁连山脉二指哈拉山垭口。

“野牛”和“边麻”，一个是草原上最常见的野生动物野牦牛，一个是牛羊喜食的草料金露梅，这里是祁连山南麓的传统牧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二尕公路都很冷清，7月却异常热闹，旅游季的自驾车常被成群的牛羊堵在路中央。这是边麻村牧户们集中的“转场季”，100多户牧民需要赶着牛羊沿公路步行数十公里。

当地人称不同季节的草场为“窝子”，7月的转场就是从“冬窝子”搬去“秋窝子”。在边麻村，冬窝子是大本营，海拔较低，土壤肥沃，草量充足，牛羊可以度过高原上漫长的冬季。秋窝子海拔较高，主要做轮牧用。每年夏天，人和牛羊会在那里度过一个半月，留足时间让冬季草场恢复畜力。

这是草原的传统智慧。“总在一个地方吃，草不够，羊不肥，产不了崽”，34岁的马金贵是边麻村的村长，早年祖辈从西宁市湟中县逃难到了边麻村，分得草场放起了牛羊，到他已是第三代。

马金贵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走上转场路了。14岁的儿子今年刚刚小学毕业，也被他拉进了7月的大部队，想让他“吃吃苦，这样回去才能好好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

最近几年，马金贵嗅到了改变的苗头。2017年，甘肃、青海两省宣布将5.0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纳入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边麻村的一部分也被划入其中。摆在马金贵们面前的问题是，还能不能继续放牧，还要不要继续放牧？

山沟沟里的“小香港”

边麻村隶属祁连县，在汉代以前，这里就是羌人牧地。上世纪下半叶，传统的游牧生活之外，另一条叙事线也与边麻村人交织。

祁连县是资源富集县，已探明的矿场资源就有40余种。金属矿产包括铁、锰、铬、铅、铜、砂金等，非金属矿产还包括石棉、石墨、白云岩、石灰岩、粘土、石膏、大理石等。上世纪八十年代，祁连县一度实现财政自给自足。

“上世纪九十年代，外面人管里面叫‘小香港’。山沟沟里到处都是矿场。卡车一车一车往外拉石头”，马国良是野牛沟管护站的站长，1990年代退伍回来被分配到这里林场。

年轻时，马国良也下河捞过金子。小香港最热闹时，外地人聚集在上游，外地的老板、外地的矿工，大大小小的矿场。常有碎石顺流而下，本地村民就在河边“捡漏”。“当年牛羊还卖不上价格，捡到一块你就赚到了。”

村民大多对矿场有着复杂的感受。“一开始都觉得（开矿）是好事，矿场一般都在深山，也没侵占我的草场。外地人多了，我们还能多卖点特产，赚点钱。但后来发现坏了。”

一开始是空气污染，有一阵空气里一直飘着石棉纤维，“一闻就知道石棉厂开工了”，此外还有水污染和水土流失。开山挖矿、截流发电和超载放牧，草原一度伤痕累累。

途径祁连县最重要的一条河流是黑河，其发源地正是位于野牛沟乡的“八一冰川”。黑河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也是河西走廊的“母亲河”。黑河古称“弱水”，曾多次断流，原因主要来自上中游的过度开垦和沿线矿场对山体的破坏。

2001年，黑河源生态应急治理工程开始，青海省进行了黑土滩沙化草地治理、人工造林、草原围栏封育、河道治理和尾矿修复等工作。

但直到近些年，矿场才完全退出了如今的国家公园范围。2014年澎湃新闻曾报道临县天峻的木里煤矿。天峻县木里镇探明了35亿吨煤炭储量，在十几年间迅速成为煤炭基地，露天开采严重破坏了地表，造成水污染、水土流失和空气污染，挤压牧区生态。

祁连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成立后，青海清退了范围内的矿场。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毓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矿场清退的复杂性在于历史遗留问题，不少矿场仍然“合法”，证照齐全，租赁期未滿。目前，青海省正在制定具体的矿场清退补偿办法。

告别了“小香港”时代的嘈杂，边麻村重归平静。作为管护站站长，马国良仍然要在日常寻呼中“盯紧河道”，以防有人偷捞矿石。

“岩羊吃了我家的草，我的羊怎么办？”

包括黑河源生态应急治理工程在内，多个生态修复和治理项目过后，边麻村的环境变好了。

马金贵称，最直接的变化就是野生动物多了。“游客看到石羊（岩羊）都要下车拍照，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岩羊、藏野驴、狍鹿……常能看到。”他还没见到过雪豹，那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通常生活在雪线以上。但在2018年5月，紧邻边麻村的油葫芦管护站，红外相机拍摄到了5只雪豹同框。

随着野生动物的增多，人兽冲突也多了，几乎每个国家公园都面临类似的问题。有村民曾问马金贵什么是国家公园，“一开始我也答不上来，只能说就是不让捕杀动物了”。

世代游牧，边麻村人都有和野生动物打交道的经验，比如“狼害”和“熊害”。在冬季，山上的食物不够，狼会下山，闯入牧民家，袭击家羊。

“狼最爱吃的是内脏，但它们很坏，掏了一只羊的肚子还不够，还要咬

死很多只。熊也是，趁人不备会跑进牧民家，把人家的酥油喝了，糌粑吃掉，还会躺在人的床上睡觉。”

早年，马金贵的祖辈曾联合多家牧户，自发组成“打狼队”，但没过多久，随着枪械收缴和管制，以及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强调，打狼队被遣散。

马金贵回忆，有一段时间，狼不能打，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羊被咬死，再拿着剩下的肉去处理掉。后来有了补偿的政策。2012年，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青海省出台了《青海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失补偿办法》，受到狼害和熊害的牧户可以向森林公安报案，评估损失，按照牛羊的市场价格，由省级财政承担50%的补偿。

但这些补偿仍然无法覆盖一些模糊地带。边麻村的部分范围被划进了祁连山国家公园，既有核心区，也有一般控制区。一些牧户的草场位于山大沟深处，野生的岩羊时常成群结队地“入侵”牧户的草场。

“岩羊吃了我家的草，我的羊怎么办？”一些村民询问村长马金贵。作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人们不能捕杀岩羊，驱赶也毫无意义——“草场就在那儿，你今天赶跑了，明天、后天它们还会接着过来。”

岩羊生活在山地，跳跃力极强，能够轻松翻越网围栏。近些年，为了给野生动物留出迁徙通道，国家公园试点工作要求拆除网围栏。一些牧民的草场已经被岩羊变相“占领”。

如果说狼害和熊害可以通过死伤的牛羊数量来计算，岩羊“入侵”带来的损失却难以被量化。

受影响的草场大多是牧民的“秋窝子”，牛羊每年只在这里度过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虽然时间较短，但这对于冬季草场恢复畜力极为必要。

“岩羊吃完就走，短时间内看不出变化，草还是那片草。但留给家羊吃的草少了，这会影响产羊羔。”马金贵算了一笔账，假设200头母羊能产150只羊羔，受岩羊影响，现在只能产不到100只，不少母羊奶水不够，羊羔的成活率也不高。

野生动物对家畜造成难以被量化的损失，边麻村并不是个例。国家公园分为核心区和一般控制区，后者一般位于人类和野生动物活动的重叠区域。

今年5月，全球环境研究所（GEI）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片区进行了调研。项目负责人彭奎表示，在整个青海省片区，不少村落都遇到了类似

的麻烦。一些牧户表示，希望将自家被岩羊侵扰的草场“让渡”出来，纳入国家公园核心区。

彭奎称，“这当然是牧民们的朴素想法，国家公园的区域划定有自己的生态依据，但国家公园应该对这些牧户做出相应的生态补偿。”

对于那些难以被量化的损失，和其他一些国家公园试点一样，祁连山正尝试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生态补偿，比如在招募生态管护员时，优先考虑这些利益受损的牧户，让他们成为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

生态补偿是不是只能按照国家公园的范围，按核心区、一般控制区和园外分档，这也是一个问题。张毓称，“野生动物并不认识界碑界桩，它们是活动的，会跑出去，如果只对公园范围内的村落进行补偿，那相邻的园外村落怎么办？”

张毓表示，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仍在细化具体的生态补偿办法。

核心区的“禁牧难题”

岩羊侵扰之外，另一些因素也让马金贵们担心——赶羊的鞭子还能不能继续拿下去？

边麻村的部分范围被划入了国家公园，有的位于核心区，有的位于一般控制区。按照国家公园试点期的政策，原则上核心区内禁止人为活动，而一般控制区限制人为活动，位于核心区的原住民需要搬迁，但这遭遇了困难。

一些牧户的家和草场都被划入了核心区，不少人告诉马金贵，愿意把家从核心区迁出，但想继续留在那里放牧。如果完全禁牧，他们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此外，不少草场有着复杂的使用权属，这需要更为细化的安置补偿办法。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青海省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义华表示，在一些村落，集体草场被划入了核心区。它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但涉及的人口却很广，如果只按照所有权补偿，这些牧户所能得到的补偿很少。一些村落被划入核心区的是轮牧用的草场，如果无法轮牧，有可能造成草地的进一步退化。

不同于美国的国家公园，由于印第安人被早早驱逐，留下了无尽的荒野。但在中国，国家公园从一开始就是有人的。在如边麻村一样的传统牧

区，老一辈牧民鲜少接受现代化的教育，除了放牧，他们并没有其他的劳动技能。

除了一刀切地在核心区施行严格的禁牧，还有没有其他方案？

彭奎表示，经过世代的人类活动，牧区的牧户已经和自然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系统，适度的人类活动并不会对生态造成破坏。多年以来，“以草定畜，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严防超载放牧”是草原绿色发展的红线。“如果牛羊撤出来，草长得过高，可能会存在火灾隐患”，在成为管护站长之前，马国良曾在国有林场工作。林场的边缘与草地交汇，为了保护林地不被家畜破坏，人们用网围栏将林地与临近的牧户隔开。

但草长得过高，干旱季节容易引发火灾，甚至造成森林大火。面对严格的林场保护政策，马国良们找了一些折衷的处理方案，牧户可以进入林地，人工割草，免费给自家的家畜补充草料。

“在中国的国家公园试点里，我们不希望看到人为制造的‘无人区’”，彭奎称。

但如果允许一定程度的人类活动继续存在，就需要提出详细而严格的限制。这包括一系列问题：草场的最大承载力是多少？如果不迁出人口，是否需要设置核心区的人口上限？牧民要以怎样的方式放牧？能不能修建新的设施，老化的设施又该如何处理？

眼下，边麻村人就遇到了生产和生活难题。为了避免建设工程给草场带来破坏和污染，这里暂时叫停了各类建设活动，羊棚不能翻新，危房不能改造，这影响了数十户人口。

羊棚和危房只是表象，彭奎称，这背后是人口增长对自然提出的要求。“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增长，同时也是需求的变化，最开始是增加帐篷，接着会分家，羊棚、冬窝子都会相应增加，发展到后期还会要求开办工厂、做水利、发展旅游，量的增长和发展的需求，这种（人对生态的）压力是双重的。”

目前，全球环境研究所正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合作，研究协议保护的可能。此前澎湃新闻曾报道过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当地社区签订了“保护协议”，对村民的行为提出严格的约束，并按照协议进行奖惩。

彭奎称，通过拟定协议，社区被纳入进来，成为国家公园的合作方，人们也会形成新的行为规范。

赶羊鞭子之外的可能

换个地方居住或许容易，但改变世代沿袭的生产方式却很困难。和内地曾经的“农民上楼潮”类似，传统牧区的牧户面临转产就业的难题。

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边麻村曾有过“生态移民”，他们主要来自农畜队。早年，部分村民未能分得草场，被编入了农畜队，进行农耕种草，转卖给有需要的农户。也有的挖虫草，在县城做小生意，或是去外地打工。

2014年以后，随着祁连县旅游业的发展和精准扶贫政策，一些人搬去了乡镇和县城打工，做起了林场管护员、停车场管理员、超市收银员，或是在景区卖起了门票。当年没能分得土地的他们在多年“打零工”生涯中习得了谋生技能，而牧民们却担心突然的变化。

对于老一辈牧民而言，适应转变极为困难。张毓称，让他们放下羊鞭拿起镰刀，这已经是艰难的跨越，更别提进入第三产业，从事服务业。“想要发展旅游，餐饮、食宿、接待，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技能都不是通过一两次的培训就能够获得的。”

为了扶贫，祁连县曾组织过转产就业培训班，比如裁缝班、厨师班，但彭奎表示，这些零星的培训班往往流于形式。“一两次培训，活动经费用完，也就没有了，这样真的能培训出厨师来吗？当地人也不信。”

而如马金贵一样的年轻一辈已经试图找寻赶羊鞭之外的可能。

自然教育就是其一。在一些试点村，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与村委会和村支部合作。他们编制了生态课堂教程，在一批中小学中进行自然教育。青海省林草局副局长王恩光表示，通过“村两委+”的模式可以打通生态有效保护的“最后一公里”。

而生态旅游则是另一种思路。2014年，祁连县的旅游业逐渐发展，由于雪山、草甸的景观，这里甚至有了“东方小瑞士”的名号，县城里的土特产商店向游客售卖起了黄蘑菇和牛羊肉，马金贵们的牛羊肉收购价格也上涨了不少。

不少村子的年轻人开始开发起了旅游线路，比如临县门源的百里花海，老龙湾村的东海沟大峡谷，祁连县的卓尔山景区。这些景点已经和青海湖自

驾游线路连接，每年七八月，二尕公路的外来车辆也增多了。

但彭奎表示，目前既有的旅游业态仍然很传统。

“一提到旅游，大家想到的就是围起来，做景点、卖门票，就是要修民宿、修栈道。但为什么要修这些设施？你的顾客群是谁？想吸引哪里的人过来，没人说得清楚。所以你能看到栈道、长廊，出现在高原草地上，很突兀，这就是直接把城市的东西复制过去。它真的有吸引力吗？”

相比栈道、展览馆等硬件设施，不少地方政府并不清楚生态旅游应该如何运营。如何设置徒步路线，自然观察的内容应该如何设计，如何培养当地人成为讲解员，如何针对游客设计行为准则……这些“看不见”的工作需要长期的投入。

目前，全球环境研究所正与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合作，祁连县的郭米村和门源县的老龙湾村被选为试点，他们将在这里探索与社区的协议保护，以及生态旅游规划，打造国家公园的入口社区。

“表面的扶贫看起来或许很快，但它真的有效吗？”彭奎表示，要想让转产就业产生长期效果，还需要制度和观念的转变。

（记者：李麇）

泛滥的古镇，生于文化，死于文化

【执惠2019年9月11日】和很多行业一样，古镇也有“鄙视链”。千年古镇，看不上百年古镇；百年古镇，看不上新建古镇；保存稍完好的古镇，看不上破败的古镇……总之一句话：有文化的古镇，看不上“没文化”的古镇。不过如今的古镇“亏损潮”中，那些文化底蕴丰厚的古镇，似乎并没有好到哪儿去。

多数古镇，脱离了旅游的本质

既有传统景区特征，又有乡村旅游属性；既能观光休闲度假，又天然具备文化基因；既能满足投资者商业需求，又符合政府快出形象的要求——毫无疑问，古镇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但是短短数年，遍地开花的古镇，开始集体入冬，亏损破产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超过八成的古镇处于不盈利状态。很多古镇

除了节假日，游客还没有商户多。古镇为何“叫好不叫座”？实际上，大多数古镇，已经脱离了“休闲度假”的本质。

度假属性的古镇，被做成了传统景区

古镇旅游，属于传统景区游，还是休闲度假游？估计很多人会说：当然属于休闲度假游。相比观光游的传统景区，古镇先天具有文化基因和深度体验优势。不过现实是，很多古镇，不自觉地把自己做成了传统景区产品，严重缺乏休闲度假游所需要的核心元素：场景、体验、深度、夜经济、时间规划……

比如，绝大部分古镇的内容惊人一致：“看”：古建筑、老物件展示、民俗文化表演；“吃”：美食街，地方特色小吃；“购”，商业街，千镇一面的旅游商品；“娱”，古镇周边小游乐场。

同质化倒不是核心，最大的问题是业态单一、娱乐性差、体验性差、参与性差、可供游玩时间短。有人把传统旅游描绘成“四小时经济”，即游客能在四个小时把景区玩一遍。不过，现在很多古镇，可能连“四个小时”游玩都无法实现。笔者观察过很多项目，上午十点半之后人流突然增加，下午两点之后，就迅速回归冷清。时间规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游客是否过夜，“过夜”与否直接决定了消费客单价。

笔者曾带家人去山西某小镇看晚上的打铁花，去之前预订好了住宿。但是上午十点多到达，下午两三点就把小镇全部玩了一遍，只能百无聊赖地等晚上七点半开始的表演。最后天寒地冻，在女儿的催促下索性直接返程了。乌镇掌门人曾说：如果景区连住宿都没有，无论如何都不能叫度假吧。可现在的大多数古镇，业态之单调，内容之匮乏，体验项目之少之差、时间规划之短，根本不足以让游客心甘情愿留下来。

所以说，现在古镇发展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过度商业化。商业本身就是古镇文化的一部分，乌镇那么多商铺也没见游客抱怨。古镇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把古镇这种先天的休闲度假业态，做成了传统观光旅游产品。国内除却乌镇、丽江、古北水镇等少数项目，大多数古镇都是以省内游客为主的区域游。很明显，以区域游客为主的多数古镇，做成“停留时间四小时、复游率基本为零”的传统观光游产品，必然会走入死胡同。

过于追求文化的原汁原味，是古镇最大误区

古镇为何普遍时间规划短？表面看是不会做内容，其实根本原因是过于追求“文化”。几乎所有古镇从一开始，就不遗余力地挖掘“文化”，并把“原汁原味”文化的恢复，当做古镇成功的重要标志。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文化。仅在河南，如今挖掘、打造出来的千年古镇就超过十个。其他百年的、人造的古镇更是不胜枚举。古镇和文化，就像婴儿与胎盘。以至于一谈古镇，所有人必谈文化，却很少有人谈如何把这些文化融入到与市场接轨的旅游产品中。脱离了旅游谈文化，那么文化越多，越悠久，越厚重，越可能成为古镇的累赘。

一方面，不管是山水游、文化游，还是主题公园游，旅游的本质万变不离其宗，就是让游客身心愉悦。过于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花巨资收集“老物件”摆起来展示，不计成本地搞民俗文化表演，这种保护传统文化的精神着实值得点赞。但古镇是旅游项目，不是公益性质的博物馆。过于追求“文化”，而忽视对“旅游”本身的打造，无疑是本末倒置。

另一方面，旅游业发展到现在，以年轻一代为主的游客更追求深度、创意、个性的场景体验，对文化生硬、直白的陈列式和表演式展示，既不符合现代游客的喜好，也无法延长时间规划，无法让游客停留更长时间。更重要的是，母体同源的中华文化，过于追求原汁原味，必然导致千镇一面的同质化。无怪乎有人说：中国只有两个古镇，一个是南方古镇，一个是北方古镇。

古镇的文化创新，不是卖个网红茶

很多古镇运营者抱怨，现代年轻人太可悲了，我们这么有文化的东西，他们居然不喜欢！现在年轻人真不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吗？当然不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杭州G20峰会文艺演出、王潮歌的《又见平遥》，展示的是不是传统文化？很明显，这些都是，但又不是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是融合了现代消费潮流，当代审美情趣的传统文化。很自然的，网上一片好评。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人们在特定生产力条件下，为了满足生存而进行的行为活动。所以，追求过去文化的“原汁原味”，才是最大的没文化，才是对文化本身的亵渎。

当然，古镇要文化创新，可不只是在商业街上开个“文创”的店铺，也不是在美食街上卖个网红茶。真正的古镇文化创新，是要敞开心怀，让古

镇文化从“演员”变成“舞台”，以平台化的姿势去融合一切主流的潮流事物。最终，古镇会成为承载都市消费升级转移的乡村会客厅，能够以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美学的融合，维系现代都市人群的社交情感记忆。比如乌镇，互联网大会、木心美术馆、国际戏剧节（话剧）、大剧院、千人会议厅、时尚酒店、宝马发布会、刘若英代言……这些和江南水乡文化似乎“格格不入”的，或娱乐潮流、或现代抽象、或先锋前卫的事物，不仅没有降低乌镇的文化属性，反而让乌镇成为中国在全球的一张文化名片。

与之对照，有多少古镇还在犹豫“这个活动和建筑，到底符不符合古镇的气质”？有多少古镇还在为了坚守传统文化，即便没有游客听，也非要在戏台上唱传统戏剧。难道古戏台就不能做时尚大秀？就不能做摇滚音乐会？

文化真的是旅游的灵魂吗？

不仅是古镇，在“文化旅游”概念喧嚣的今天，所有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都在陷入文化“黑洞”。现在主流舆论普遍宣扬：文化是旅游灵魂。没有文化，旅游就像行尸走肉。很明显，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观光旅游也好、休闲度假游也好，并不是离开文化就活不下去。如果非要说它们有灵魂，那灵魂一定是“用户体验”。不能让用户玩得身心愉悦，再有文化也是白搭。毕竟，游客花钱是去享受，不是去参加“文化补习班”的。当然，我们不否认文化的价值。如果文化能够融入到旅行过程中，增加旅游的体验感、厚重感、层次感、收获感，当然最好。如果强硬地把文化和旅游绑定，为了突出文化而让旅游变得寡淡无味，游客不仅没有得到放松，反而平添精神累赘，他们必定会用脚投票。

（徐志毅）

时事评论

别扎堆奔向世界遗产，那里没有“诗与远方”

【光明日报2019年9月3日】“旅游人数在增加，但人们去的地方并未增

加。”近日，在甘肃敦煌举行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上，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项目专家内维尔·阿根纽指出，近年来，中国各地游客对于世界遗产地“必须看”的心态，导致旅游业增长，而许多其他重要遗产点由于缺乏游客而苦恼不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评选备受各级政府和公众关注，在国内掀起了“世界遗产热”。2019年7月，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作为文明古国和自然景观丰富的大国，中国获得这样的荣誉当之无愧。由于世界遗产的深入人心，很多游客在规划旅行线路时“按图索骥”，优先选择《世界遗产名录》上的景区“打卡”。这或许无可厚非，因为绝大多数世界遗产，都拥有世界一流的旅游资源。而且，对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开展公众教育、文化传播和旅游功能并没有必然的冲突。

不过，将世界遗产等同于对旅游景区的“认证”，也可能让人失望。因为世界遗产的评选并不是以旅游价值为标准的，而是旨在保护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物古迹及自然景观。所以，游客或许会觉得一些世界遗产并不“那么好玩”。比如，今年新晋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古城遗址，其历史文化价值要远超所谓的“可玩性”。

此外，并不是所有的世界遗产都适合向大众游客开放。2017年11月，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发布公告，禁止在保护区内进行非法穿越活动。可可西里平均海拔高，有着特殊的生态和特殊的生物多样性，几乎没有受到现代人类活动的冲击。人类活动越少，对可可西里就是越好的保护。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休闲社会的到来，旅游日益成为公众的普遍生活方式。但是，中国游客在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依然存在单一化的认知。过度依赖于流行的榜单，包括世界遗产、5A级景区等官方层面的认证，造成了旅游目的地单调、部分景区游客过于集中，旅游资源开发不平衡的问题。

世界遗产不等于最佳旅游目的地，而优质旅游目的地也未必符合世界遗产的要求。实际上，一个国家世界遗产的多寡，不仅跟该国文化历史和自然资源存在密切关系，也与综合国力、对世界遗产评选的认同度有关。尼泊尔仅有4项世界遗产，而被誉为世界顶级徒步路线的安纳普尔纳大环线（ACT）并不在其列，这并不影响它对全球游客的吸引力，更无损于其“一

生只见一次”的壮丽景观。

就国内而言，世界遗产的光芒，也可能让同样具有特色的景区“黯然失色”。为了保护洞窟和壁画，敦煌莫高窟景区实施限流，旺季时刻一票难求。其实，为领略敦煌艺术的精妙，不一定非到莫高窟不可。毗邻敦煌的瓜州榆林窟，是敦煌石窟艺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不容低估，却经常门可罗雀。类似例子还有很多，随着世界遗产旅游的过度饱和，游客要善于发现和欣赏那些“小而美”的风景。

持有世界遗产“必须看”的心态，未必能真正促进世界遗产的保护。尽管万里长城作为一个整体被纳入世界遗产，但多年以来，游客趋之若鹜的只有北京郊区的八达岭长城。这无疑是一种片面认识，对于长城的整体保护也产生了不利影响。与八达岭日趋成熟的配套措施相比，许多地方的长城依然面临任由风雨吹打和人为破坏的威胁。“不到长城非好汉”，但长城不只有一处，没必要扎堆挤到八达岭山脚下。

随着人们旅游心态的成熟，旅游分众化的趋势逐步显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人喜欢阳光、沙滩和潜水，那就到海边度假；有人喜欢雪山、森林和徒步，那就到深山苦旅。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生活中从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制定下一个出游计划的你，不妨从《世界遗产名录》和形形色色的旅游榜单中解放出来，追随自己的内心，发现适合自己的“秘境”。

（作者：王钟的）

对智慧旅游的重新思考

【中国旅游报2019年9月10日】尽管智慧旅游的研究与实践已经提出和发展了多年，但智慧旅游应用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对智慧旅游的基本内涵与发展原则等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是非常必要的。

智慧旅游的现有认识偏差

迄今为止，对智慧旅游的理论认识主要有两大观点：一种是强调技术的核心作用，简称技术论；另一种是强调信息技术对旅游运行模式的系统性替代，简称模式论。

前者将智慧旅游等同于技术应用平台，以手段代替内涵，认为只要采用了新技术就可获得发展的收益，而忽视了旅游者需求的特殊规律，即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随机选择与变化。

后者则只是关注到智慧旅游在应用上要素组合的系统性，尽管这种观点也注意到旅游者作为主体的重要性，但却忽视了新技术应用与游客有效衔接的实现路径，因而使得智慧旅游成为一种无法落地的空中楼阁。

正是由于这种理论认识上的偏差，导致智慧旅游发展实践中出现了种种困惑和问题。实际上，智慧旅游是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结合：旅游活动与智慧应用。前者体现为以旅游者为主体形成的行为活动方式，后者则是如何通过信息新技术的应用来满足这一主体在这些活动中的需求，两者缺一不可。显然，智慧旅游现有的两种认识都忽视了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结合。

智慧旅游内涵的再思考

所谓智慧旅游，实际上应该看作是新技术发展对传统旅游的一种升级现象。它与传统旅游的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是一种旅游者为主体的行为活动，而不同之处则在于添加了对传统旅游活动的智慧应用手段，这就是所谓的“旅游+”现象。

由于新技术的应用，旅游活动会出现两个基本的变化：一是旅游信息的获取更加全面、充分、及时和廉价；一是它为旅游主体处理相关信息的手段更加丰富、效率和智能化。由于这些变化，当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面临多种抉择时，就可以运用自身具有的智慧进行更加明智的判断和更加合理的选择，从而使得旅游过程更经济、更有效、更便捷。

由此可见，智慧旅游的主体是旅游者，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只是智慧应用的物质基础，它如同交通技术工具的发展和应用对旅行的升级一样，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只是对旅行（包括旅游）的一种更新技术应用的再升级现象。因而，旅游供应商想要通过新技术的应用很好地服务于旅游者，就需要寻找旅游者与旅游活动过程中智慧应用的有机衔接。可见，智慧旅游的关键点并不是技术，而是旅游者和智慧应用的有效衔接。

这种衔接从旅游供给商的角度来说，就是旅游活动的业务流程体系。它的一端是提供满足相关需求的服务系统，另一端则延伸至游客与旅行社等旅游主体。这一流程系统可以通过触角般的路径来获取不同旅游者的各种需求

信息，进而及时反馈给服务系统，而服务系统则通过有效组织资源（包括升级的新技术）再通过这些路径向旅游者提供各种服务。从而，旅游者针对这些可供选择的方案进行合理抉择，实现旅游活动过程中的快捷、便利、经济和有效性，即旅游活动的智慧化。

智慧旅游应用的两大层次

旅游者进入目的地以后，实际上存在着两大类的服务需求：满足日常所需的公共服务需求和满足特殊价值和意义的标志物（或小型区域）的游览服务需求。这两类需求的服务体系是不同的：前者的服务是由当地的行政管理者或相应的公共服务机构来承担；后者的服务主要是由经营性服务机构或单位承担。由此，对于目的地的智慧旅游应用也就分为两大层次：区域范围层次的应用和经营性组织层次的应用。

区域范围层次的智慧旅游应用：它必须充分考虑到旅游者对该区域的衣食住行获取渠道的陌生无知状态，进而向旅游者传递这些生活服务获取渠道的充分信息，同时，由于这一层次实施智慧应用的供给方实际上是当地的行政管理者，它的首要工作是为当地居民服务，因此，它在构建这一层次的智慧应用的业务流程系统时，必须充分考虑和兼顾旅游主体和当地居民两方面生活需求的协调性，而不是仅仅满足外来旅游者单方面的各种生活需求。否则，就无法达到利用旅游来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此外，这一层次的智慧旅游应用，对于散客旅游者的自由选择尤为重要，而对于团队旅游者的作用相对较小，其原因在于全面掌控团队旅游者的旅行社主体实际上已经将大多数的基本生活需求纳入自己经营的企业业务流程系统之中，从而减少了对外部信息的依赖。

经营性组织层次的智慧旅游应用：它基本上是按照经营者的企业内部业务流程来实施新技术的智慧应用。旅游者一旦进入这一区域内，不论是散客还是旅行社团队，就都被完全纳入到经营者设定的选择路径之中，自主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因此，经营性组织层次的智慧旅游应用相对比较简化单一。它的实施是否合理，完全取决于经营者对自己业务流程系统的合理梳理，以及随着旅游者需求变化而进行流程再造的应变能力。现在，我国智慧旅游应用较多的是自主经营的旅游景区业，但由于许多景区对自身业务流程梳理不足，它们的经营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发展智慧旅游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所谓智慧旅游的智慧发挥就是为旅游者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而智慧旅游的实施框架主要是由供给方构建的，连接旅游者和智慧应用的关键核心路径则是业务流程体系。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进而造成智慧旅游实践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为了能够更好地发展智慧旅游，我们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作为实施智慧旅游的供给方，其核心工作是基于新技术的业务流程的构建和再造，而不是单纯的新技术应用。如果对智慧应用的业务流程不能梳理清晰的话，新技术的应用就不可能有的放矢。有一些景区或旅游企业引进并采用了信息新技术，却没有很好地梳理清楚本单位经营的业务流程的特殊性，而只是简单模仿了同类经营组织所使用的类似方式，其结果就不能达到理想的经营效果。每一个经营组织都有自己独特的经营特点，如果这些特点不能得以发挥，智慧应用必然大打折扣。所以，离开了自身独特的业务流程的构建和再造，技术应用就没有了科学基础。

其次，基于新技术的业务流程系统的构建需要通过三项相互关联的工作得以完成：业务梳理与流程再造、数据建模、信息系统开发。在业务、数据和系统三者关系中，业务对数据和系统具有基础的支撑作用。通过业务分析，一方面，可以确定不同业务的具体内容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应用系统所应该具备的具体功能；另一方面，可以确定系统工作所需要的数据内容和数据处理机制，为系统的数据处理奠定基础。因此，系统开发的逻辑应该是：首先进行业务和行为分析，再确定系统功能，再进行数据分析，最后才能进行系统开发。然而，现实中的智慧旅游实践由于普遍缺乏对于业务建模的理论认知，导致模型简单化，缺乏业务的整体性设计，使得模型内部关联不足，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存在着不同内容的缺失，并且缺少流程再造，以至于造成原有业务有用信息的大量丢失，更难以在这一基础上开发出思想内涵丰富的应用系统，也难以对依附在此类模型上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现实中一些经营性组织之所以在引进新技术来实施智慧旅游模式时发生一些问题，其原因就在于此。

再次，业务流程的构建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适应现实需求变化的创新过程。这就需要不断地进行适时变化的业务分析和业务安排，进而

完成能够适应旅游主体不断变化的新技术与业务相匹配的业务流程再造，来达到新技术应用的最佳效率，让旅游主体在不断的变化与自由抉择之中，实现旅游活动的智慧化，从而实现现实旅游活动的更快捷、更便利和更经济。

最后，旅游活动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智慧旅游发展的复合型和综合性，多样化的业务流程及其再造决定了新技术引入的复杂现象。因此，构建智慧旅游的信息系统与建设一般的旅游信息系统不同。它不仅需要考虑到旅游者的不同类别，以及不同层次的生活需求和享受需求，而且还需要考虑到供给方的资源、组织、环境与技术的匹配程度，这样才可能构建出符合现代旅游发展需要的智慧旅游发展模式，实现旅游服务的智慧应用。

（宁泽群、李京颐、陈文力）

世界遗产

把“低头哭泣”的时间用来积极行动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8月26日】我们常常将世界遗产看作是一种荣誉，却往往忽略了它也是一份责任，一份受到全世界监督的责任。

位于古老丝绸之路核心地带的巴库古城

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于2019年7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我又一次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此次大会。

初闻本届大会的主席国时，我还思索这个阿塞拜疆究竟在亚洲还是欧洲？在阿塞拜疆语里，阿塞拜疆的本意是“火之国”。至少我在巴库有这样强烈的感受：“火之国”有着自己的性格。在优雅的欧洲街道和苏联式样的建筑之外，它有着属于自己的地标性建筑，比如火焰塔和阿利耶夫文化中心。

阿塞拜疆目前共拥有3处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最早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是“城墙围绕的巴库城及希尔凡王宫和少女塔”。它以建筑、传统和手工技艺遗迹，充分展示了其位于古老丝绸之路核心地带位置的独特性；同

时，还展示了包括拜火教徒、萨桑王朝、阿拉伯人、波斯人、希尔凡人、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在内的各个民族在当地文化中的延续性这一突出价值。这一项目，以符合世界遗产标准（iv）于200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但巴库的故事远不止“列入”那么简单。

俗话说“好事多磨”。成为世界遗产的同一年，巴库古城就在11月发生的地震中受损，300多座建筑物倒塌。由于缺乏专业的指导和管理规划，巴库古城的灾后重建工作异常艰难。3年后，面对严重的地震破坏和其附近城市开发所带来的受损隐患，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巴库古城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以下简称《濒危名录》）。之后的6年间，在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的帮助以及缔约国的积极配合下，巴库古城终于在2009年的第3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成功“脱濒”。

又经过了7年的努力，在2016年的第40届遗产大会上，巴库古城与其他3处世界遗产一同被评为“精选案例”（Omnibus）；我国的大运河也于去年获得过此项殊荣。到了此时，巴库古城才逐渐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样子。停止了新建和城市开发的古城并没有丧失活力，适当地合理利用，反倒让我看到了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自在的生活状态。

有态度的世界文化遗产

《濒危名录》中所列遗产均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需要采取重大行动加以保护并为根据本公约要求给予援助的遗产。截止到2019年，共有分布于33个国家的53项世界遗产被列入《濒危名录》。

在世界遗产中心《濒危名录》的网页下方有一段话，标题是：“如何帮助？”大致意思为当缔约国或是任何个人、组织看到世界遗产的价值受到威胁时，都应尽快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我们常常将世界遗产看作是一种荣誉，却往往忽略了它也是一份责任，一份受到全世界监督的责任。大多濒危遗产都是在因地震、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或是遭到城市开发、旅游业迅速发展的人为因素影响后，其世界遗产的价值受到威胁或损害，因而被列入《濒危名录》。

然而，近年来在世界遗产大会保护状况的审议环节中，“濒危”的字面意思却成了讨论的焦点。“濒危”是学界惯用的一种翻译。“in danger”，也可以译为“处在危险之中”。但无论怎么翻译，这个“危”的含义总会存

在，而正是这样的字眼，让许多缔约国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感到了莫大的压力，甚至将其看作是对缔约国的威胁和羞耻。在这样的心态下，那些原本就很脆弱的世界遗产，在一年又一年的“脱濒机会”中被迫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然而，当遇到问题时，最困难的还不是解决，而是面对问题的态度。与其纠结既成事实，不如积极面对并采取行动。巴库古城的华丽转身，好像在用实际行动告诫世人，阿塞拜疆人把“低头哭泣”的时间用来积极行动，在这条漫长的修复之路上努力前行，让我看到了一处有态度的世界遗产。

（王珏）

环球博览

“过度旅游”困境中的布拉格

【红星新闻2019年8月26日】因巴洛克（一种欧洲盛行的艺术风格）、哥特式建筑和啤酒闻名的捷克首都布拉格是许多人到东欧旅行的网红打卡地。

但是随着近年来游客数量的激增，一些不守规矩的游客也给这座城市和当地居民造成了很大困扰。据《卫报》报道，在2000年时，布拉格一年接待的游客数量只有262万，到了2019年，官方预计将接待近900万游客。

当前，布拉格同其他欧洲城市，如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一样，正面临着“过度旅游”的困境。有三位学者将这种“过度旅游”定义为：游客数量的过度增长使某地变得过度拥挤，给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福利造成了不可逆的改变。

列侬墙上布满各种色情涂鸦

布拉格修道院大广场上的列侬墙对涂鸦艺术家来说是一个象征言论自由的地方，但现在却被丑化，被胡乱涂上了许多淫秽的涂鸦和标语。43岁的居民Karolina Peake是一位律师，她说，在印象中这个广场是一个安静的地

方，几乎见不到什么人，更不用说游客了。但自从列侬墙成为游客必打卡的一站后，这里就变成了“一场噩梦”。

“在过去的五年里，它变得让人难以忍受。”Karolina说，许多喝醉酒的游客来到这里，表现得好像“征服”了这个地方，而不只是参观。他们根本不尊重这是居民区，这让人们不得不开始考虑是否要继续呆在自家世代居住的地方。

列侬墙上那些淫秽的涂鸦现在还蔓延到附近的住房楼，有时甚至出现在汽车上。“这绝对是蓄意破坏。”她说。

上个月发生的一起蓄意破坏行为就引起了政府的警觉。两名德国游客在有600年历史的查尔斯大桥上涂鸦遭到了罚款，并被责令赔付大桥修缮费用。

噪音下越来越多的市民搬离市中心

游客们给当地酒吧带来了滚雪球般的生意，但酒吧和其他与喝酒相关的活动也明显改变了这座以往十分静谧的城市。

“啤酒自行车”（Beer bikes）一次性可为12个人提供服务，车上大声播放着歌曲，旅客可以无限量地喝捷克名酒，这种交通工具因噪音扰民、阻塞交通和干扰路人在当地臭名昭著。

除此之外，当地旅行社还为游客提供“酒吧之旅”活动，每个酒吧都提供免费的伏特加“欢迎饮料”，游客们每过两个小时就可以从一个酒吧穿到另一个酒吧。即使在酷暑时节，在不断攀升的分贝中，当地居民也不得不早早关上门窗。尽管当地法律要求居民在晚上10点以后保持安静，但导游从未提醒游客们降低噪音。Karolina Peake表示对这样的场景很熟悉。她说：“我曾向游客提出抗议，一些人表示理解和歉意，但导游们却一直咄咄逼人，他们把居民视为拓展业务的威胁。”

现年55岁的摄影记者Kukla表示，他和自己的家人住在市中心四楼的公寓里，十几年来一直受到酒吧噪音的困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十到十五年，但现在变得更加严重了。”越来越多的老居民被迫选择离开这座城市，只留下了空置的房产对外出租。

官方：不能将布拉格变成廉价观光的“死区”

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游客正在改变这座城市的布局。在历史上，布拉

格的市中心一直是居民区，但由于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参观，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将不得不搬离，市中心很可能被打造成一个只对游客开放的“景区”。

对此，布拉格第一位“夜间市长”Jan tern认为“这是个耻辱。”“夜间市长”是欧洲一些国家专门为管理城市夜生活设置的职位，其首要任务就是在促进夜生活蓬勃发展的同时，避免打扰到其他市民的休息。

今年上任以来，Jan tern一直在与酒吧管理者交涉，希望能降低户外噪音，保护居民的权益。他表示：“我们不能放弃历史悠久的市中心，这是布拉格人最宝贵的财产。我们不能让它变成一个仅为游客提供夜生活和廉价观光的‘死区’。”

制定措施：夜晚扰民将面临400欧元罚款

不尊重这座城市和当地居民的游客使得布拉格“好找乐子”的坏名声甚嚣尘上。当地政府对此感到震惊的同时，承诺将出台整治措施，强硬对待不守规矩的游客。

为规范游客行为，布拉格市政府鼓励市中心居民向警方举报爱彼迎等短期租赁引发的扰民行为，当局将对房主处以罚款。

政府在公共场合和互联网上加大宣传力度以规范游客行为。布拉格地铁上张贴了海报，提醒游客晚上10点以后上街要保持安静，如果不遵守将面临400欧元罚款。在Instagram上的一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信息宣传活动中，贴出了一些典型的不当行为的照片用来提醒游客言行举止要合乎规范。

布拉格市长Pavel i insk还向民众保证，将采取措施打击串酒吧一族以及限制酒吧提供酒饮的时间。

（记者：蒋伊晋 实习生：王鹤飞）

开越野车在国家公园“兜圈”被罚

【美国侨报网2019年9月3日】8月30日，美国国家公园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一名来自俄勒冈州的男子埃文·梅兹（Evan Metz）为他对公园环境的破坏行为支付了200美元，而他的保险公司则已为此支付了超过6万美元

的自然环境评估及恢复补偿费。

国家公园官员表示，这名男子为了拍照取乐，于2018年7月驾驶越野车驶进克雷特湖国家公园（Crater Lake National Park）的一块被称为浮石沙地（Pumice Desert）的保护区域内，“碾压出一段12英寸深的车辙，并导致大面积植物的死亡，波及至少15种当地特有的植物。”

该官员称，这块浮石沙地占地约3055公顷，其中被记录在案的特有植物一共有16种。这里的土壤非常敏感，对植物的损害会持续很久才能弥合，需要数年的时间来进行种子的采集，繁育和重新播种。而且在这块土地上只能使用手工操作来进行所有的工作。

近年来非法驾驶越野车进入这一地区的行为有所增加，国家公园管理方表示，这一罪行将面临最高2000美元的罚款和6个月联邦监狱的监禁。

(<http://mini.eastday.com/a/190903121948536.html>)

编 辑：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编译中心

联系人：陈 晨 张 宇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7号新疆大厦B座11层，100044

电 话：010-88315308

传 真：010-88315325

微信公众号

网 址：www.china-npa.org

E-mail：china_fjms@163.net

